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有得睇奧運喇！

還有約100日左右，巴黎奧運就開幕，而香港電視巴黎奧運轉播版權日前終於塵埃落定，特首宣布再次由政府出資購買，交由香港4間免費電視台轉播（香港開電視、TVB、ViuTV、RTHK），這結果也可以說是讓人不意外，因為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各家電視台在虧本中，再加上上屆已有先例由政府購買奧運轉播版權，今次各電視台亦一早揚言不會出手購買轉播版權，因此其實各界也在等政府出手購買，不然就是香港市民落得沒有奧運收睇的下場。

只有100日，時間太緊迫，目前責任就落在電視台身上，馬上要展開籌備工作，很多技術上行政上的工作要時間安排，例如最重要的，如何把所有奧運比賽片段傳回香港呢？目前科技發達，不像以前只得衛星做傳送，現在有光纖、互聯網IP、雲端(Cloud)、TVU等等，但要了解每一樣工具都有它的好處或缺點，傳送速度時間或會遲延及使用安全程度等等，仍需要時間分析和籌備，當然價錢亦有不同，成本上也需要控制，另外還有訂酒店、當地交通安排等等，須知筆者當年負責奧運轉播時，是在開幕前兩年籌備的，要在100日內將一切準備工作做好，實在十分考驗業界人員的功力。



方寸不亂

喜迎百歲壽

吳康民老校長百歲華誕，培僑教育機構及校友會舉行了培僑人家宴，小範圍的聚慶，也筵開了39席。

百歲人生，親情可貴，壽筵有別於往年政商界賓客雲集，出席者均是培僑人，親友、校長、老師、校友、學生代表……不過也有例外，唯一的官方人物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他是以校友身份出席宴會。

吳老百歲高齡，精神氣足，雖然記憶稍遜，人和事的記憶系統仍然牢固，耳目雖有退化，但他心水清，享受祝福，坐足全場。老壽星大家族，兒女小惠、小鋼和小欣，連同孫仔、孫女及曾孫，四代同堂，承歡膝下。老校長有家族長壽基因，父親及兄弟都有90多歲，今次百歲華誕，還有來自廣州90歲高齡的妹妹，此外，五弟、六弟、七弟，以及侄、甥輩近30人之多，組成龐大的家族賀壽團。

女兒小惠說，父親十分享受培僑大家庭的愛，生活上被照顧得無微不至，在校友的愛心大包圍下，精神十分富足；退下所有工作後，每天往酒樓飲茶，是他最享受的節目，開心接觸社會人和事，是他生命的動力；不過，有時候在家偶有嬌氣，較少活動，為了讓父親動起來，女兒逗他唱歌，老校長最愛唱的是抗日歌曲《大刀進行曲》，唱得最起勁的是最後一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百歲老人對抗戰時段清晰得很，唱得還是挺有氣勢的，一唱就動起來了！

百歲老人不單對特定時段清晰，嚴於律己也原則性很強，廣州已退休的侄女逗他，請他代為「推薦」到培僑工作，老人家第一句就問：「你有什麼技能先？沒技能免問。」用人唯才，堅守後門，守到100歲。

老校長是潮州惠來人，吾土吾情，總是說要回鄉看看，百歲壽宴，潮屬商會派人來祝賀；中山大學是老校長的母校，也是女兒的母校，中山大學校友會也來了人，鄉情濃厚，舊情縈迴，老壽星倍感安慰。



七嘴八舌

小臻

雙向奔赴可雙贏

近期香港傳媒不斷報道北上消費成港人熱潮，香港市面消費受衝擊，商界催逼政府搞活動吸客，特首李家超和政府官員積極奔波，千方百計振興香港市道。事實上要振興香港經濟社會都有責任，大家應該各自出力。坦白講自從國家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個大經濟體，交通措施、通關措施等便利化後，香港人北上消費肯定是常態化，大家都講大灣區做到1小時生活圈，所以多港人北上消費不必大驚小怪，重要的是香港又能否吸引灣區9個城市的人來港消費呢，如何能雙向奔赴？

很喜歡雙向奔赴這個詞，就是互相交流、互相成就，達到雙贏，不是敵對式的惡性競爭。自「港澳車北上」實施後，愈來愈多的港澳居民也將自己的生活半徑擴大到整個大灣區。假期就和家人、朋友相約一起自駕「北上」，野餐、爬山、品嚐大灣區美食……在輕鬆愉快中度過假期時光。

據報道，自「港珠澳大橋旅遊」試運營向公眾開放以來，已查驗「大橋遊」旅行團超過2,400個，查驗遊客總數超過10萬人；日均遊客量基本接近試運營期間每日1,200人的上橋遊覽名額。在港珠澳大橋飽覽伶仃洋風景，近距離欣賞香港大嶼山風光，偶遇有「海上大熊貓」之稱的中華白海豚……獨特的旅遊風光令其成為大灣區又一熱門打卡地。「港珠澳大橋遊」以「家庭遊」、「親子遊」為主，客源覆蓋全國超過28個省市區，可見除了發揮交通作用，也是好的旅遊資

源，關口旁邊是否可以搞個Outlet之類，令其真正發揮旅遊經濟效應？

有媒體炒作香港店執笠潮歸咎於北上消費潮，其實這只是其一，引致食肆執笠因素很多，其實真正的原因大家心中有數，連自己做飲食業和酒店業的人都北上消費，年新高標準的公務員都結伴北上吃喝玩樂，就明白兩地價格差太大，在深圳食酸菜魚、椰子雞、海鮮、雞煲、火鍋等，3人份的價錢等於香港一人份，這就是你的食物和住宿性價比不及深圳、珠海、中山好，而且不少食店限人用餐時間，一家人飲茶，分分鐘等位也要半小時，但限你坐90分鐘，商場晚上10時半關大閘，食店9點半後就不落單了，叫客人食飯也不放鬆，造就兩難飯、快餐店生意最好。其實「南下」的內地客也不少，只是香港樣樣貴嚇怕人。

香港零售業、飲食業第一輪衝擊是網購；第二輪是港人北上消費，這些狀況未來也不會改變。港商要面對現實，要開動腦筋想一想，怎樣讓客人畀錢後得到合理的回饋，才有生存的空間。

近日，重慶老字號、中國火鍋十大品牌之一「朝天門·五鑽鉅金旗藍店」進駐蘭桂坊加州大廈，佔地2,813平方呎，設有逾70個座位，6個包廂，投資不菲；而全球分店逾千間的內地串燒連鎖店木屋燒烤於旺角開的首間燒烤店亦將於月中開業，並計劃於5月在西環開設第二間燒烤店。港人經常往深圳品嚐酸菜魚等早已在港開品牌連鎖店。為何內地食店有興趣和信心來港開分店呢？自然覺得香港有市場和有國際化人流，可助其在全球打開知名度。



百家廊

鍾倩

零工市場的女人

第一次見到她，我有些驚訝。大紅色棉服，黑色直筒褲，短靴子，捂巴得嚴嚴實實，只露出兩隻笨拙的眼睛。進門後就彎腰脫鞋，換上自己帶的拖鞋，原地支吾了幾句，問道：「今天幹點什麼？」她來回搓手，那雙遞過來的雙手叫我愣住了，通紅，結實，指節粗大得嚇人，手面上的紋理如鏗刀雕鑿，怎麼端詳也不像是女人的手，布滿了風霜，長滿了故事。

因家政公司人手緊缺，招不上人來，她是這個月來打替補的。撥弄手機簽到，她試了幾次不成功，額頭直冒汗，我主動接過來教她操作；我們兩隻手碰到一起，又硬又觸，像塊反應失靈的石頭，不禁心頭一酸。

她第二次再來，是一個午後。那天南風勁吹，氣溫升到22℃。她進門時一隻手托着頭盔，滿臉漲得通紅，脫下外套露出半舊的紅黑絨絨衣，直喊太熱了。幹了一會活，她才緩緩道出實情：「收款碼不會用，跑到森林公園找閩女教教我，她帶着外甥玩兒，這一耽擱就晚點了。」我告訴她，下次沉住氣，來晚了沒關係，她點點頭，臉上掛滿歉意。

她年過五旬，黑髮茂密，梳一個把子，名字裏有一個「煥」字，像農村老家大姨或孀子的名字。煥的老家在貴州山區，30多年前嫁到德州，靠種地為生。幾年前，閩女出嫁了，在濟南貸款買房扎下了根，兒子要高考，他們把地租了出去，來到省城近郊租

房子打零工。凌晨4點，天還黑着，她起來下鍋麵條，吃晚飯，老公騎車帶着她直奔高架橋下的零工市場。出工，收工，他們忘掉了四季，忘掉了時間，把日子填滿了汗水和風雪，回去湊合吃口飯，躺下倒頭就睡。

煥操着一口老家方言，我有些聽不懂，只能領會大致意思。家裏兄妹5個，煥排行老三，當年姐姐先嫁到了山東，她後跟來投奔。說起姐姐，她紅了眼圈。「生完孩子坐月子，還沒滿月，她就急着下地幹活，稻田裏的水渣着了，落下一身風濕病。」她說道。「哪裏有那麼多錢治病啊，治不好自己就不治了。家裏人下地幹活時，她喝了農藥，被發現及時救了下來。沒過多久，又喝了農藥……」她嘆口氣說道：「好像說的不是姐姐的不幸，而是自己的經歷。」

每個人人生來都是命運慢跑團的終身會員，怎麼活也逃不掉它的一路追繳，翻着花樣叫你願賭服輸，時而潰不成軍，時而逆風飛翔，時而自我較量，更多時候是咬牙堅持——在看不到希望的暗夜裏，孑子獨行，向光靠近。實際上，最後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煥幹活的時候，光就長在她的心裏。零工市場是個小江湖，腦袋靈光的油滑人當起二道販子，憑嘴皮子吃飯，老實人不會花言巧語，汗珠子砸腳面賺的是血汗錢。煥和老公屬於後者。

打零工比想像的要複雜，碰到不守信的人，連工錢也要不來。「農村人有的有力氣，俺兒上大學花錢多，就得幹。」她自言自語道。時間久了，他們有了自己固定的小圈子，有活吆喝一聲，大家一齊幹，老主僱也知根知底，心裏踏實。

有段時間，他們承包了一個建築工地，早上起來去打掃衛生，幹完了再去做其他保潔的工作，一天能打好幾份工，收入也多一些。前些日子，兒子做近視眼手術，一下花去2萬多，她眼神幽幽的。

上個周末，煥回老家去蒜地裏拔野麥子，老公讓她僱人，她不肯，咬着牙從早幹到黑，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到了星期一，又回來繼續找活幹活。隔三五回趟老家，照顧下地，趕個大集，買點生活用品帶回來，她身上的鄉下氣揮之不去，幹起活來與種莊稼一樣賣力。手上的活兒就是長出來的花，一季一季的綻放，又一年一年的凋零，她的那雙手被時間編成了一本詩集，或曰人生。

家政公司給的工資太少，煥還要回到零工市場，回到熟悉而陌生的軌道上。她說，自己不會主動給老闆打電話，安排多少就幹多少。她早已隨遇而安，看透人生本質，適應了命運慢跑團裏的節奏，適應了無常人生的規律，適應了自己的命運——我頓悟，經過生活的痛徹心扉的洗禮，自己重新生下自己，這才是命運的劇本。煥，浴火重生，如此而已。



翠乾乾坤

連盈慧

飲食老頑童

朋友是專業營養師，重視飲食健康，自然也關注家人飲食。獨身的她，父親去世後，家人就只有她70歲的老母親。這孝順女正對母親的飲食過於關注，才給她帶來說不盡的煩惱，多次曾嘆氣對我說，老人家不合作真是比小孩子更頭痛：她照足自己的營養方針設計好星期一至星期日早午晚不同的餐單，她在家的日子，母親還勉為其難跟她一起進食，上班的日子，就理不到了。

可就算是家的日子，這個老母親也未肯肯吃她安排的餐單，有時她精心烹調好健康餐，老母親已在自己面前擺滿她準備進食的即食麵/牛肉乾/炸魚皮，己伸展她孩子氣的舌尖細舔着雲呢拿雪糕說：「你吃你自己的，我今餐吃這個就夠了！」

看着她面前那堆全不健康的零食，朋友便氣得七竅生煙，如果是12歲的小女兒，

就要罵她一頓了，是老母親，只好沉着氣說：「媽，你忘記爸在世時，你那百一磅多苗條嗎？吃這個，就無端長多30磅肉了。」本以為提醒她回憶當年瘦身美景，可以知道自己眼前吃錯什麼，怎知反而激發母親大堆牢騷：「我那百一磅是給你父親看的，為了他要我保住那110磅，天天跟他像你今日吃無油菜心滾水蛋，日子從來就沒一天好過，你爸管我上半生無話可說，難道你又管我下半生，我就是愛吃不健康的食物，都一把年紀了，還忌這忌那，有什麼人生樂趣！」

吩咐好菲傭的餐單也等同虛設，每次問到老太婆吃什麼，菲傭不是說她吃了半磅蛋糕就是什麼煙肉之類她自己買來的東西，最令朋友擔心的，還是母親嗜糖如命，什麼糖都吃，煲一連糖水，可以一連3天當飯吃，看着她天天發胖，朋友說她母親長一磅肉，至少害她為母親急出十滴眼淚。



◆是美食還是垃圾？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小提琴大力量

離港度假前，看了兩場一中一西音樂會。兩個樂團的藝術總監都是我觀察多年的藝術家，前者是香港中樂團的閻惠昌，後者乃香港弦樂團的姚珏。兩人都在內地出生，接受早年教育，後負笈國外或就業，或升學，都在1997年前後，來到中西文化合璧的香港，施展音樂才華。當時我主持的香港版《Ella》抓住機會，為兩位樂壇「新人」作了專訪。近日整理舊物，重閱當年文章，喜見藝術家數十年始終如一地堅持理想，並結出碩果。

當年已是國家一級指揮的閻惠昌從受聘的新加坡音樂製作公司而來，出任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兼指揮，再成為該團任期最長的藝術總監至今，更獲授予終身指揮榮譽；而他年輕17歲的姚珏則是小提琴演奏家，經過一輪摸索後，十年前創辦了香港弦樂團，並兼任藝術總監，透過這個平台，她施展了比演奏家和音樂教師更大的抱負：在更廣闊音樂天地進行文化交流，推動青少年音樂教育。

早在7歲已作公開演出，先後受教於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和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姚珏音樂才華毋庸贅言，但我最關注的是，她作為藝術總監和音樂教育家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具備中西文化教育背景的她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近年看了多場香港弦樂團的演出，這個以大小提琴為主打的年輕樂團每次演出都輕裝上陣，台上各成員都站着拉琴，在關鍵音符以手指撥弄琴弦，發出輕脫的樂音，活潑調皮，令人感覺愉快。小提琴的聲音婉轉、悠揚，具舒展性，不在話下，但該團的演出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洋溢青春活力，力量感強烈。尤其是姚珏，拉琴時全情投入，琴弦來回之間，猶如周旋於來自四面八方的眾人之中，從容自如，極具感召力。

小提琴被視為最難學的樂器，拉得不好就如鬧雞般的叫聲。我小時候學過，特別留意拉得一手好提琴的人。姚珏是上海人，那年25歲，但已錄製多張唱片。我特別邀請資深傳媒人兼文學作家張文中去專訪，許是兩位上海人特別投契，張文中洋洋灑灑寫了5,000字，把她寫活了，我不得不把原訂的兩版擴大至3版。記得有段這麼寫：「姚珏樂天，爽朗。她藏不住自己的快樂，也藏不住自己的不快樂，即使是在初相識的朋友面前，她也不懂得掩飾。她說話很快，一邊說一邊笑，恨不得把她想說的話，一下子都倒出來……」

這種熱情的性格在今日成功後的姚珏身上發揮積極作用：推動社區慈善音樂發展和教育，成果就是我前述的「全為愛音樂會」演出。那是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的「音樂能量+計劃」之一：給基層家庭學童提供音樂教育及演出機會。小小提琴中見大力量。



琴台客聚

伍呆果

告別一顆牙

我最得意的是自己有一口健康牢固的好牙齒。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用牙齒給父親開啤酒瓶的蓋子，用牙齒咬核桃殼，用牙齒啃甘蔗，但凡能夠用牙齒解決的問題從來不用工具。我的牙齒被我當作工具一用就是幾十年，身邊許多親戚朋友都羨慕我的牙齒，因為他們大多數在年紀還很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修補牙齒，或者換上假牙了。

直到我的一顆大牙變成了蛀牙。蛀牙有些鬆動，但並不疼，我便一直拖着沒有去看牙醫，無聊的時候用舌頭撥弄一下搖搖晃晃的牙齒，還覺得很是有趣。幾天前的一個夜裏，我一面寫稿，一面口中也未停歇，牙齒和我頭又在無聊地打架，結果牙齒打輸了，我的蛀牙乾淨利落地掉了半顆下來，不痛不癢，連一點血絲都沒有，我便有些遺憾，本來還想等稿子寫完以後再去看牙醫的。

記得小的時候父親教的，上牙掉了要扔到屋頂上，下牙掉了要埋到屋簷下，這樣新換的牙齒才長得好。可以扔牙齒的是鄉下的瓦房，如今在鋼筋水泥的高樓裏住着的孩子哪裏還有扔牙齒的地方。所幸我掉的不是乳牙，不用扔。

西方國家的童話傳說裏有牙仙，小孩子的乳牙掉了以後放在枕頭底下，夜間牙仙來拿走，還會放下一枚金幣，祝賀小孩子開始長恒牙，很快就會變成大人。他們也不用朝屋頂上扔牙齒。

我收好我的蛀牙，轉而又怔住了：牙齒掉了，我也老了麼？便想起白居易的詩句：「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

中國古人詩中寫牙齒的很多，《詩經》中就已有「齒如瓠犀」，誇美人的牙齒像瓠瓜籽一樣潔白圓潤；李白在《贈裴司空》裏寫「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陸龜蒙亦作《陌上桑》形容「皓齒還如貝

色含，長眉亦似煙華貼」。大多數詩人都在記錄美人的明眸皓齒，描寫有一口好牙的妙齡女子有多美，唯獨白居易一寫牙齒就是愁，他在《吾難》中寫「吾難字阿羅，阿羅才七齡……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在《歲暮》中寫「壯齒韶顏去不回」，在《夢仙》中又寫「齒發日衰白，耳目減聰明」……牙齒在白居易的詩中，每一顆代表的都是時間的流逝和生命的衰老。

陸游一生豪放，對自己的牙齒態度也很灑脫。他的《齒落》是古人的牙齒詩裏我最喜歡的：「昔聞少陵翁，皓首惜墮齒。退之更可憐，至謂豁可恥。放翁獨不然，頓頰世無比，齒搖忽脫去，取視乃大喜。譬如木木拔，豈有再安理。咀嚼浩無妨，更覺齒肩美。」

不知放翁的「齒搖忽脫去」時是不是和我一樣也在寫字，但我亦是「取視乃大喜」，牙醫嘛，不看也罷。